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房山故事

白全永

纪昀(1724—1805)清一字春帆，直隶河间府献县历任学政、侍读、礼部尚书、士，谥文达。纪昀少时聪慧学问淹通，是乾嘉时期文化



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今河北献县)人。乾隆进士，左都御史等，嘉庆间官至大学卓异，又勤奋好学，精研经史，界的代表人物，曾总纂《四库书总目提要》，洋洋二百卷，重视。还著有《纪文达公遗集》记》。

清代笔记小说集《阅微

草堂笔记》，整套书由《滦阳消

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组成，共二十四卷，一千余则故事，嘉庆五年由纪昀的门人盛时彦合刊成书。关于本书的创作目的，作者说“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即致力于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思想，这与蒲松龄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孤愤之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如此，书中亦有不少可取之作。书中有对清代官场腐败黑暗的揭露，有对假道学先生的嘲讽，有对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谴责，也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美。书中还有一些神鬼狐妖故事，颇具寓言意味。纪昀身为清朝高官竟敢于用自己纪实的笔端，揭开乾隆盛世的种种弊端，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艺术上，本书文笔通俗流畅，自然朴素，刻画的人物也做到了形神兼备，这就使得它具有文学的价值。《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一部最重要的文言小说，以致后世出现许多模拟之作，影响极广。

房山区是北京首都的西南大门，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纪晓岚就收集了多个关于旧时房、良地区发生的民间故事。现就选择几则，做简单介绍。

—

房山区是文化大区，境内文物古迹众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就记载了一则发生在佛教圣地云居寺中的故事：

益都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闥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魃厉鬼依草附

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为而雌伏？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眈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翩然去。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肯举其名云。

这则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书生在云居寺中住宿，遇到杏花精的经历。故事给这座千年古刹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同时故事对人们又有较好的教育意义，它告诫人们悬崖勒马，才是大智慧，特别是年轻人要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这则故事纪昀是听益都朱天门讲的，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中，还记录了一则纪昀亲自在良乡名胜古迹弘恩寺中听寺中和尚讲的一则故事：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脊，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聚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是晓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唯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先为差别，然后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齧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抛余残骨，吹以业风，还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割剔燔炙无已时也，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无此虑。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讫，忽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此事即僧告其侄，而明心在寺得闻之。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

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良乡县志》中就有对宏恩寺的记载，在杨亦武先生著的《房山历史文物研究》一书中也有记载：“弘恩寺，又作‘宏恩寺’。位于房山区窦店镇望楚村西，是房山东境一座巨刹，也是房山平原地区唯一的一座大规模寺院。弘恩寺地处古良乡县境，为古良乡县名刹。”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驾临弘恩寺，并御赐匾额，留有御制诗传世。纪昀学问渊博，很受乾隆帝赏识。当年纪昀是否是跟随乾隆皇帝来的弘恩寺本文不做研究，但这则故事清楚地告诉后人，在清乾隆年间弘恩寺内曾经有一位法号叫明心的僧人，

他向纪昀讲的这则寓言故事，有警世作用。它警示那些为官者和其身边的四种人，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尽量救济人，不要害人作恶。“魔众食人，如人食谷”，同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吃人本质。

二

世人相传，纪昀一生有“四大嗜好”为：嗜烟、嗜肉、嗜色和收集奇闻异事。他收集的故事不光是他自己的见闻和朋友的讲述，就连他家中的佣人所讲的乡野趣事，他觉得有意思的也收录起来。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先母张太夫人，尝雇一张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处。言其乡有极贫弃家觅食者，素未出外，行半日则迷路。石径崎岖，云阴晦暗，莫知所适，姑坐枯树下，俟天明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随之，并狰狞伟岸，有异常人，心知非山灵，即妖魅，度不能隐避，乃投身叩拜，泣诉所苦。其人惻然曰：尔勿怖，不害汝也。我是神虎，今为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尔收其衣物，即自活矣。因引至一处，激然长啸，众虎忿集，其人举手指挥，语啁晰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丛莽间，俄有荷担度林者，虎跃起欲搏，忽避易而退。少顷，一妇人至，乃搏食之，捡其衣带，得数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避；其天良渐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之。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然攘夺所得，犹恤其寡嫂孤侄，使不饥寒，以是一念，灵光煜煜如弹丸，故虎不敢食；后一妇人，弃其夫而私嫁，尤虐其前妻之子，身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以贻前夫之女，即怀中所携是也。以是诸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尔。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继母，辍妻子之食以养，顶上灵光高尺许，故我得而诱之，非以尔叩拜求哀也。勉修善业，当尚有后福。因指示归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张媪之父与是人为亲串，故得其详。时家奴之妇，有虐使其七岁孤侄者，闻张媪言，为之少戢。圣人以神道设教，信有以夫。

这则故事讲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遇事可化险为夷。人天良渐灭者，灵光全息，如同禽兽，终必遭横祸。这虽然是因果报应，但也是劝人为善。讲这则故事的是纪昀母亲张太夫人身边的一个女佣，她姓张，是房山人。无独有偶，据《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记载，纪昀母亲身边还有一个女佣姓王，也是房山人。她给张太夫人讲述了一则在房山深处，一位神奇道士驱虎救人的故事：

……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约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为粮，掬泉而饮，日夜击木鱼诵经，从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与语者，不甚酬答，馈遗亦不受。王媪之侄碯于外，一夕归省母，过其庵前，道人大骇曰：夜深虎出，尔安得行，须我送尔往，乃琅琅击木鱼前

导，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别亦自去，后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欤？……

三

据《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六)记载：“余官兵部尚书时，往良乡送征湖北兵，小憩长辛店，旅舍见壁上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曰：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飞。末题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当别一人。或曰：有郑君名鸿撰，亦字晴湖。这则故事是说纪昀在担任兵部尚书时，到良乡送征战湖北的士兵，在长辛(新)店旅舍墙壁上见到的两首题壁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乾隆帝在良乡大南关村东筑建郊劳台，迎接出征凯旋的军人，现遗址尚存。清时送兵接兵都在同一地点，这说明了良乡历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另外，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提到了房山地区的特产和历史人物。如卷八《如是我闻》(二)中提到了地方特产燕山柿：“闽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种也。……”

了房山籍文化名人贾岛数息树边身’一联，句下夹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

古典文学名著《阅微是对房山地区民间文学才子纪晓岚收集的这些面反映了房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这些故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史资料。



卷十八《姑妄听之》(四)提到《贾长江集》有‘独行潭底影，注一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归卧故山秋。’

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以上故事，的一个有力补充。二百余年前，个形形色色的故事，从一个侧史悠久，人杰地灵和丰厚的文为研究房山的地方民间文学也

参考资料：《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

白全永：青龙湖镇岗上村档案员